

将军法军

白之芳
都爱国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钟汉华

军法中将

白之芳
都爱国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军法中将钟汉华

作 者:白之芳 都爱国

责任编辑:周鸿铸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江苏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4
字数:300,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3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025-9/I·975

定 价: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追忆钟汉华同志

劉華清

钟汉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者。

我和汉华同志相识已有半个多世纪。抗战初期，汉华同志从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警备一团，调到冀南一二九师先遣纵队任政委，当时我在冀南军区当组织部长。这一时期，由于敌人的封锁，我们虽已相识，但交往较少。抗战胜利后，汉华从延安回到了二纵，任政治部主任，我是六旅的政委。以后我们又先后到十一军工作，因工作之故，我们之间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每当我想起当时的情景，汉华同志待人亲切厚道的形象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宏亮率直的话语就萦绕在我的耳际。

五十年代初，我调到海军工作。记得有一年，我带工作组到武汉青山一个工厂蹲点，解决水雷制造中的问题。汉华当时是武汉军区政委，我常去他家里谈谈工作，叙叙战友之情。“文革”期间，林彪、江青在武汉制造“七·二〇”事件，汉华与陈再道同志都被关押在京西宾馆，与外界隔绝。当时我的处境也不好，但是我们相互信赖，通过家属子女传递信息，鼓舞斗志，一直到汉华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汉华同志为人随和，有涵养，有度量。他勤于思考，具有典型的我军政治工作者的

风范。

汉华同志是江西万安人。青少年时期，在党的影响下就参加了农民运动，是我党在万安、赣县地区农民武装斗争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他1926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正式党员。1930年参加红军，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在各个革命斗争时期，都曾担任一些重要职务，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他是我军建国后最早的军法工作创建人之一，曾担任过第一任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庭长。还担任过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广州军区副政委、军委装甲兵政委等军队重要职务。“文革”期间受林彪、“四人帮”迫害，1979年重新工作，任成都军区政委。汉华同志为我军的政治工作、军法工作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功绩斐然。

汉华同志是一位党性很强、信念坚定的同志。“文革”中，他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无端诬陷和残酷迫害。1967年，武汉爆发了一场所谓反对中央代表团的“七·二〇”事件。汉华同志与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同志，被林彪、江青公开点名，后又被召到北京关押起来。面对政治诬陷和人身攻击，他不畏邪恶，坚持原则，毫不屈服，表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崇高品德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更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凛然正气。1972年，汉华在南昌附近安义县农场监督劳动，因身体不好，在人监护下到北京检查身体。1975年，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得知这一消息后，我专门安排他们一家去西山植物园看看，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那天汉华兴致极好，当他看着一些名贵花木时似乎很激动，将“文革”带给他的苦难全然抛在脑后。他始终坚信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历史会对他作出正确的结论。他虽身陷囹圄，但一个老

共产党员的那种浩然正气和耿耿忠心都无时不在闪耀光华。

汉华同志是一位注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同志。从平汉战役后到解放大西南，他一直跟随刘、邓首长，受他们的熏陶和影响很深。1948年秋，二纵参加歼灭国民党整编第三师的战役，开始部队打得很艰难，他就虚心检查自己，要求部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向英雄模范学习，开展杀敌立功运动，部队士气大增，后来仗打得很漂亮。1955年，汉华在解放军军事法院工作期间，他反复强调军法工作要依靠党，依靠群众，注重事实，讲究调查研究。在执行刑事审判中，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努力做到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1956年，在汉华同志主持下，对一年来全军一些案件进行甄别，对冤假错案作了平反和纠正。他说，军事法制工作必须实事求是，注意调查研究；要掌握证据，切忌粗枝大叶、先入为主；坚决反对轻信口供，尤其要反对逼供信。记得1956年，铁道兵某师军事法院发生一起刑讯逼供使一名战士致残的事件。汉华得知后极为愤慨，亲自给《解放军报》撰文，对此事进行了严肃批评，号召全军军法干部从中吸取教训，切实改进作风，依法办事。

汉华同志是一位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的同志。做人处事很讲原则，办事公道，特别是对亲属子女要求很严，深受干部战士称道。他不为子女提供特殊条件，他的大儿子1967年毕业于哈军工，先是分配在黑龙江省军区一个连队当炊事员，后来相继调到湖北省当阳县一个电厂和武昌造船厂工作。汉华同志1978年平反后，到成都军区当政委。虽然孩子没有得到公正的安置，但他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办事。作为一位老同志，他身上始终保持着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榜样和楷模，真可谓想时感人、话时亲切。

汉华同志离开我们已7年多了，在记载他一生革命生涯的传记即将出版之际，我谨写上几句思念的话，讲几件大家不甚知的事情，以表示我们这些老党员、老军人对他的尊敬和怀念，也借此机会向汉华同志的家人和参与传记写作的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

目 次

第一章 永远没亮的木香

- 一 三炷香钟家 (11)
- 二 中了“洋秀才”之后 (13)
- 三 在徬徨中挣扎 (15)

第二章 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

- 一 他遇到“仙人指路” (18)
- 二 黑夜过后是早晨 (20)
- 三 农协鼎盛和良口反帝 (23)

第三章 为有牺牲多壮志

- 一 风云突变始赣州 (27)
- 二 万安暴动震全国 (28)
- 三 白皮红心整两年 (33)

第四章 苏维埃土地革命

- 一 频繁调动到红军 (37)
- 二 “幽幽泉台汝何之” (40)
- 三 汉华的自我剖白 (44)

第五章 风雨井冈山

- 一 在战斗中成长 (48)
- 二 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55)
- 三 在政治教育战线上提高 (60)

四	到总政组织部工作	(64)
第六章	漫漫长征路	
一	庞大的队伍	(68)
二	翻第一座大雪山	(74)
三	会师后的欢欣	(78)
四	黑水芦花青梨麦	(82)
五	千里沮洳过草地	(86)
六	终于回到温暖的家	(90)
第七章	清清延河水	
一	在后勤战线上	(94)
二	在红军抗日大学	(99)
三	在警卫一团	(103)
第八章	燕赵刀倭寇	
一	东出太行山	(111)
二	燃烧的土地	(115)
三	从大峰山到将军墓	(119)
四	事之后方知不足	(122)
第九章	相持阶级在冀南	
一	东纵来了新主任	(128)
二	广育同志一席话	(131)
三	血债须用血来还	(138)
四	冀尚有个石友三	(143)
第十章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一	兵民是胜利之本	(151)
二	游击之花遍地开	(157)
三	四二年正月十六	(161)
四	铁马冰河入梦来	(164)

五	誓与冀南共存亡	(169)
六	同甘共苦度灾荒	(175)
七	血沃大地草青青	(178)
第十一章 延安两年去复来		
一	归心似箭仍徘徊	(185)
二	一路颠簸到延安	(188)
三	在党校参加审干	(193)
四	雨后山河分外新	(196)
五	捷报频传喜若狂	(201)
第十二章 战后中国何处去		
一	肩负重任回冀南	(207)
二	政治建军是根本	(211)
三	邯郸肥乡复邯郸	(216)
四	移兵东进战聊城	(221)
第十三章 和平民主新阶段		
一	停停战战话停战	(227)
二	大生产与小金库	(232)
三	“不咎既往”，说了算数	(238)
第十四章 辽阔战场任驰骋		
一	民心天下战与和	(243)
二	狠抓政治教育第一课	(248)
三	抓政治工作不搞大哄大嗡	(253)
四	城市政策与张枫“偷烟案”	(259)
五	慈不掌兵与宋瑞珂“告状”	(263)
第十五章 千里跃进大别山		
一	他牢记徐老的亲切教诲	(269)
二	财富乎，包袱乎	(276)

三 面对新形势的考验	(280)
第十六章 转战一年间	
一 青山磨砺脚生风	(287)
二 千锤百炼铸利剑	(290)
三 终生难忘的“五分钟谈话”	(295)
第十七章 从淮海到渡江	
一 告别二纵到兵团	(301)
二 关怀部属胜亲人	(307)
三 再补入城教育这一课	(310)
第十八章 在川东军区	
一 剿匪政策不容变	(314)
二 “不要现在定了，以后又翻案”	(319)
三 钟汉华与一个革命家庭	(326)
第十九章 从四川到西南	
一 一个有生命力的党	(331)
二 一座丰碑和两幢大楼	(338)
三 一位战友弥留之际的回忆	(346)
第二十章 在军法工作将线上	
一 继承和“初创”	(350)
二 军事法院是干什么的	(355)
三 一个没有“右派”的大单位	(360)
四 党性与民族感情	(363)
第二十一章 在武汉	
一 “千头万绪抓根本”	(370)
二 不单单是学风问题	(374)
三 “7·20事件”早晚必发生	(381)
四 钟汉华在文革中几个片断	(386)

第二十二章 风雨又十年

- 一 雪里已知春信至 (403)
- 二 大地微微暖气吹 (410)
- 三 乍暖还寒晴复雨 (414)
- 四 唯大丈夫能本色 (420)

第二十三章 再回天府

- 一 古稀走马之西川 (426)
- 二 安得广厦千万间 (429)
- 三 最后三年 (435)

汉华走了！

汉华永远地离开我们走了！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总是要死的，世界上没有不死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可不必过悲。曹诗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刘禹锡说得更朴素：“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汉华先我而去，对我来说永远都是悲痛的。平心而论，汉华虽然七十有八而歿，但也应算是高寿；他参加革命后，虽没有身经百战或叱咤风云的显赫篇章，但他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万里长征、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几度负伤和被“打倒”，而终能寿终正寝；再说得平俗些，以一个食不果腹的农村贫家小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而“官至”大军区政委长达30年之久，似乎也应该说没有什么值得遗憾了。小平同志在太行领导我们晋冀鲁豫军民抗战时曾说过：审查一个干部，不仅要看他装在档案袋里的死档案，还要看他的活档案——这个活档案就是他的警卫员、保姆、妻子和儿女。从这方面审查，“钟汉华的活档案”，也是合格的。他的子女个个还算争气，都分别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地耕耘，安分守己地辛勤工作，有的是模范党员，还有省、市级的劳模或有成就的科研和医务工作者，没有一个靠“荫庇”而混世界的。子女的安劳务本，也能使汉华泉下安息。但汉华还是带着无限的遗憾而辞世的。他在弥留时

已经失语，只是紧握着我的手，喃喃地向我倾诉心声，叮嘱我把他留下的一皮箱资料整理成册，留给后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党拨乱反正，把修纂史志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各地来人来函，要求汉华提供史料，或要他著文说明一地一事和某段史实者日多。他也感到自己有责任把值得一记的往事诉诸文字，保存下来。例如，他曾参加的“万安暴动”，在史书上被评为“万安起义促进了江西革命斗争重新高涨，支援和配合了井冈山斗争”的农民武装暴动。事情已相去整整半个世纪，当年参加这一武装起义的人大都已不在人世。他愈加感到幸存者的责任。所以，他还在工作岗位上时，就多方收集资料，搜寻记忆，写出《回顾万安暴动》一文。特别是到1983年他离职休息以后，更下定决心，要在有生之年，用“集腋成裘”的办法，日记一事，把他所知、所见、所闻和亲自参加的斗争史实记述下来，俾能集成一书，留交后世研究参考。但毕竟动手已经太晚了，当时他已74岁，严重的肺心病已折磨得他经常大汗淋漓，步履维艰；虽然他仍夜以继日地抢时间，读参考书，摘录笔记、卡片，时断时续地写文章，抒情怀，列提纲，而毕竟已力不从心，到他78岁谢世，也没能实现这一夙愿。

汉华去世后，我才含着热泪去翻阅他留下的一皮箱资料。他曾为拟写的《点滴回忆》，分列出如下12个阶段的提纲：

- (一) “五卅”后援运动的启发熏陶；
- (二) 万安农民暴动失败的教训；
- (三) “白皮红心”的斗争策略；
- (四)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央苏区的危害；
- (五) 遵义会议后的心情；
- (六) 长征到达哈达铺时的毛泽东同志；

(七) 1937年7、8月间在延安抗大第二期学习结业后，在研究班聆听毛泽东同志讲《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感受；

(八) 1938年底开始到冀南平原开展游击战抗击日寇和反顽斗争的战斗历程；

(九) 1943年由冀南回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十) 1945年冬，回冀南参加平汉战役，以及随刘、邓挺进大别山；

(十一) 淮海战役以及渡江作战；

(十二) 挺进大西南到解放重庆的见闻、斗争。

在另一个笔记本上，他又为他的《零碎回忆》写下这样的“序文”：

集腋成裘，聚砂成塔；笨鸭过河，蚂蚁搬家。年老体弱，病魔缠身；记忆力差，思维迟钝。几十年的经历，系统作传不仅文拙难达，而且精力不足，画虎不成将贻笑后人。但是，道路崎岖，曲折磨练，几十年的成长和战斗历程，数不清的见闻，无数为国捐躯的战友，深印心怀，时隐时现，波澜起伏，实难任其付诸东流。零碎回忆，想一事写一事，或长或短，可以凭趣而为，至于文字通顺与否，我自己认为似乎可以就行，别人如何评论就不得而知也，无须多问。决心已定，从此开始。七十老人自序。

接着，他写了《旧社会的势利眼》、《初露头角》、《苦恼中找出路》、《万安暴动点滴》、《二万五千里长征点滴记忆》（其一、《庞大的队伍》，其二、《奇特的“行军”》，其三、《伟大的转折》……）他只亲笔写出了这几章，约有万余字，以后就没有

续写了。1983年10月，他因病住院，终于一病不起而辍笔。

所谓一皮箱资料，实际上是他离职休息后才开始搜集和堆放的剪报、参考书、笔记本子之类。其中只大小各种记事本子就有20多个，而且大部，或说全部是他1979年再回成都军区任职以后的资料。这些大大小小的本子，都是各种专业会议的记录本，以及解决几个军级单位领导班子团结问题的座谈纪录。偶而也能看到他思想活动的方面。例如，他写于1979年8月18日的一则《偶想》，其中曾有这样的话：

为人未做亏心事，
不怕半夜鬼敲门；
任凭腥风浊浪卷，
长竿稳坐钓鱼船。

（事出有因，查有实据。有人以私心代党性，伸手要官要权，没有达到目的，就露出狰狞面目，采用造反派的手法，张冠李戴，匿名上告，捏造谣言，制造舆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用心何在，路人皆知。如此亲密战友、至爱部属，手法卑劣，令人气愤。但气愤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让事实说话，让群众去鉴别真伪，让时间老人去做公正的裁判。）

这里信笔录了他的这段日记，只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即他留下的那一箱子资料，只是一些片断，要根据它完成《军法中将钟汉华》一书的编纂整理是很不够的。我虽曾一二十次细读过他留下的资料，但仍不能完整地记述他一生奋斗的历史，尤其对他“自序”中提到的“数不清的见闻”，最终还是随他而去了。

现在要写书，我才感到对他的战斗历程缺乏深透的了解。尤其是对他的童年，对他的家乡，对井冈山时期的斗争，对长征，缺乏系统的、感性的了解。今天，要完成他的未竟之志，把他留下的一箱子资料整理成他的传略，从各个方面和阶段去描述与我共同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钟汉华，确实难度很大，尤其对他“数不清的见闻”，更是无从下笔。

我一直处在极度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感到汉华的未竟之志须要我去完成，另一方面又感到知之甚少，要完成这部著述实非易事。尤其是每逢一月二日他的祭日时，总感到有愧于先亡者。汉华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了整整 61 年，他的为人，他的斗争业绩，堪称楷模，他那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原则性强，待人诚恳，朴实无华，从善如流，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的革命本色和高尚品质更值得人们学习。

同时，我又觉得他既不是叱咤风云的战将，又没有力挽狂澜、顶天立地的建树，像他这样平平常常的一个政治工作者也值得写一部传记么？想到这里，我又徬徨了。

汉华不善辞令，不是那种夸夸其谈，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表里不一的人。他任政治委员时，凡要求部属做的，他必首先做到；在家庭里，他作为父亲、丈夫，凡要求子女和妻子做的，他必首先自己去做。汉华一直坚持开门办公，不搞层层岗、步步哨，戒备森严，把自己“禁闭”起来，自外于群众。他常说：“群众求见你，是信任你。”所以他一再提醒身边的人，“你们无权替我拒绝群众来访。”凡有人求见他，不管对方职位高低，一般他总是先到门口去迎候。凡战友或旧部从外地来看他，只要有电话相告，他必派人去接。1965 年在武汉，有一位内蒙的同志来看他，一见面他就说：“你是老二纵的译电员张鸿基。”来客惊异地说：“分开已十五、六年了，政委